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八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即能為古文辭以其業贅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

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為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有貞居首命學士王直教之上甚屬意焉居二載特為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上

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
所司議行久之額森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上
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上
不歸矣已而敗問至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
兵郕王時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為
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患之未深而還故都為便興安
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
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

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
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璽書而後發
時有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倅
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募兵入
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羣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
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而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
難制皆踴躍願為官用會敵敗退有貞罷鎮徵還京師
充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

譖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為言之上不答國子祭酒闕循以為言上曰是徐瑄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望循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無何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饒道沮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

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䟽之中製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汴用平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捷以木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

水性水性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
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
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
而怪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
云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
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
融珠乃溶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
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景

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駸駸用矣不能稍自
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
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
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
豈其復爽耶遂與謀決南宮錮而太上皇復辟捕于謙
等下之獄有貞之銜治河命則閣臣商輅有力焉至是
併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

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
石亨為言之上上曰為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
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成宣力
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
石子孫世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文華殿大學士領
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
石亨張軌等埒時上既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
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矚上於亨吉

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衡之且為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糾亨他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亨馳訴於上謂鵬乃已僇克監永猶予結諸御史為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上怒曰亨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

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上謂有貞賢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叅政李賢謫福建右叅政諸御史獨楊瑄張鵬成而九疇綺等從輕比謫矣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情留之有貞既行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考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誥詞纘禹神功語謂為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

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
是慘於我我且歸而石亨盆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
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
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
才甚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
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
鬱鬱不得志而死

弇州外史曰是三伯者而皆材人也靖遠材而欲武畧

則優興濟材而巧武功材而躁其隱忤忍割皆有陰慝
然而靖遠差寬之矣不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幾天下
半而卒以長世也武功之占候奇矣其事再驗一不驗
幾遂悞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補諸生長軀七尺餘風骨
奇邁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
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
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

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觀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縮諸道章奏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籍籍尋大同有邊警當置巡撫以某薦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喟然曰

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
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
御史耶可使升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敵稍
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
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
師延綏輕騎襲破敵於崖窩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
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
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

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敵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敵軍鋒角惟以間諜探敵累重所聚而刼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敵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詔武靖侯趙輔為平北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北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謀知寇滿達勒博囉奇木嘉色稜三帥自河套渡而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

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
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
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達勒等行剽至韋州頗
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級一百四十
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
賊既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
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
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

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
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
鹽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為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
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為請進
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
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詞察中外事威福傾一
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
誅建州夷以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

也以故直用撫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身監其軍俾陳
鉞叅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兵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
渥越益艷之乃謀於直以敵兵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為
平寇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
誅建州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為
直謀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
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敵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
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敵狼狽出戰遂破之斬

首鹵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揚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牙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上嘗曲宴而內伶為戲者以貴人裝兩手各

操金鉞恣睢前問為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萬七千足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敵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足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

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
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
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儕所
忌惡遂復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
擊敵敵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敵入寇河
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
叅將支玉敗之於大宬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
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敵亦創懼不

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
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師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
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
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
則姦事大露上方命給事御史論紕直八罪因併紕越
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
都指揮使時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
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

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滸侶鍾等皆為大
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
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為左右之者得復左都
御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
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
入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神鬼故不復
持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為
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

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訶敵還即
召入與談敵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
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
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
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敵帳也將至而風暴起
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
不覺歸而卒遇敵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
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

濬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會
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
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寇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
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凡再薦弗稱旨時屠瀟為吏部
德越而中貴人廣史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陞見上慰諭
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
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
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

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蜜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
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
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
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
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穢其行夫以越
之阿私中人啓邊釁耗國本即有功細不掩罪何貴哉
然至于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

蔑如也使居明世亦可以鞭箠使哉

弘治三臣傳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旁通他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麗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之朝而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為之

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別市藥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羣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褒衣講說恂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揚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為左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

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殺畧而礦賊亦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筭首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巢平之殲其魁釋脇從之衆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為馘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亡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毋憂

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
霖旱不相當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
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詔不聽罷而他所
疏荒政甚詳上為之蠲賦有差例入朝議事因復上六
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
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齎携商貨而縱橫郵道間妨糧
運且及弭災數事惓惓民力上為之下蠲租詔改南京
戶部復大有所損益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
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
單車携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
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
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
國互市捆載還恕庶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
悉銀鎰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灝別為私郵以通滇省會實

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鸝鷁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黜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各一索無纖毫增掌院之未幾叅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

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怒而適有奧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怒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怒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留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怒不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絮及庖人賤

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
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
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
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
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之以為
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
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
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

音羅漢古跡恕䟽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
旅藝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
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而中貴人
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
籍珍翫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
億亦不貲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
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
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

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
尋復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
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
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言
便宜十事刑部負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
繼曉比而益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
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

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建白者三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上崩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時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是時恕侍經筵時酷

暑營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後進慕說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以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鵬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

敢望司馬光今豈亦熙豐時也上復優詔留之乃止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爭之上巽
辭以報恕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
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
下公不聽御史湯鵬故嘗以經筵讒恕者他亦謬謬有
所論建壽州守劉緊以書稱之引所夢為證事發而大
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緊妖言律論斬而鵬亦與
同罪恕力辨其不然上命姑緩之迨法司獻上緊鵬皆

減從戍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之將來耳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為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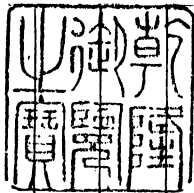
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脈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
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
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
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
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
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据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
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
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

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
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
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
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
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
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
恕看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辨謂臣傳
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

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禎禎亦為之奮詈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禎面質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

名宥之俾焚其傳草而罷濬楨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
䟽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䟽引疾乞休至再
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
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為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
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相公齟齬王公負不
義名天下何弔為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日翫大學
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薦紳大夫過三
原里者必屏呵從之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

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入視之暝矣訃聞上為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為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隳其聲



弇州續稿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

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編修

臣潘廷筠

中書

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杜成

謄錄監生

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八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竒。多髻。力嘗與羣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

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傅大體時領臺事者
王文王勦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文升以為國器出按
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墨吏相率望
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
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小飲戢人
為諺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歸成化之初
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刼其從子指揮璫據石城以叛
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

討之復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超文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人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而伏羗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賊徼其歸路戰死衆懼欲退而文升乃率麾下為後繼且令斬先退者衆始不得敗文升復言於項忠盡焚城傍草及斷汲路賊

始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以輕騎往未得要領而文升復繼之滿濤乃乘間出降而滿四等復鼓噪堅守會得降人楊虎力故與滿四腹心使為間而誘之出伏兵執之石城尋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釋使歸里而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歛戰骨悉瘞之以少牢祭其人悅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眾以叛潼關軍餘火燭兒蒲城民

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為劫掠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
族之不即命者三十餘曹敵收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
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聚保敵乃徙去臨洮
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
萬計時茶法已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八千餘匹軍
中騎皆給遂䟽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
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敵犯臨鞏文升遣兵逐之
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達喇蘇敵復寇韋州深入至好

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
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
之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為
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為兵部右
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奉出飭薊門以東至遼
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
之使習皆為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而為
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

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反之
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薩齊哈移文訐驗夷
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為究管指揮懼賂其都督徹
辰使繫答薩齊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
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薩齊哈益恨而
道經東北諸部落所亦以朝廷昔誅董山訛不平因留
薩齊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
已去矣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

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為言於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北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恩曰然則撫之手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憾於

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馮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徹辰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出以為功至遼左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銜其敵禮且無所饋而陳鉞則飭厨傳盛為供張見直叩頭便辟左右謙從皆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

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
文升實激之變於是復偕刑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
言而文升得戍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寃之汪直既
傾文升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國鉞拜賞賜傾府庫
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
鼓舞而當陳鉞厚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
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緡縶之為朶人
益稱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文升至而其地旱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貸且平糶藉而毋流莩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即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他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而間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留政為一新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綵

織緋衣一襲從幸太學生聽講於彞倫堂侍經筵賜白金文幣寶鈔上躬耕籍田與行九推禮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褻語何為咸遂巡却避公卿愧之時太監陳喜以方士鄧常恩言誘先帝於嶽鎮海瀆俱立碑為隱語下寘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寶物于官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如簡風憲重刑獄禁撫拾巖考覈申命令廣儲畜驅術士清僧道節財用皆鑒

鑿中窾上皆為嘉納時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益
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亦言
之乃寢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災異淳作文升上書言之
語甚危且請行賑施蠲抹辦銀課與額外徵稅特命文
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
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
當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䟽陳時事十餘
條於貴幸多所侵而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

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敵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脯餽因問計文升謂此敵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逼之敵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隄度固難且不足

厯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諸廷安
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而果還侵地廣
西土守岑欽與姪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為功請討之
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時南畿
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
庾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請馬政弊甚苦孳生寄
養者復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為令上以文升在任久特
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

進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而文升上章請
擇正人輔導以端聖功得諭德王鏊等十餘人有旨傳
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
先朝弊孔賴上初室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
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
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
邊將解體上皆為停弗行貴州苗叛文升奏遣鎮遠侯
顧溥討之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遂平西番數入

寇甘涼文升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兵
為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敵乃退哈密忠順王者故
元遺孽也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
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
圖魯番酋蘇勒坦阿里所擒國人畜併奪其金印以去蘇
勒坦阿里死子阿哈瑪特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
之甥善巴為忠順王鎮之阿哈瑪特怨明賞薄善巴賤種
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哈密擄善巴及金印以去而使

其驍將雅穆拉以三百騎守之文升奏請執阿哈瑪特之貢使舍音華珊莽蘇爾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雅穆拉以千里馬走謁阿哈瑪特而阿哈瑪特方與齊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齊勤衛兵所徼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善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

復矣皇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
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上言團營軍劬於役甚矣
不可復相苦楚蜀災亦不勝採伐而三廠有儲木尚可
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也不足則
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蓋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懼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亦
優等而北番和碩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甚召對便
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公朱

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敵雖訐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裂水湧多壞廬舍文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其切陝利弊者取回織造絨氍中官停止不急征歛上即行之又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之切上謝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歛倪岳卒文升竟為吏部尚

書明年當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叅政者躁

喜事因孟養兵以攻猛密設伏邀擊大破之殺獲且盡
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
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
孟養所云報讐者名為我也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為
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諭之
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
上書陳謝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
南京鳳陽諸陵廟文升因悉攷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

省十餘事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鹽
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優詔
嘉納始文升之為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
言恕直而剴文升練而詳每一䟽出天下爭傳誦之而
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
不見染者彈䟽蝟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天
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邊警充斥不能盡得諸少
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亦微示倦天子方嚮信大

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讓矣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首而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上即大位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者文升言人主即位例推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

中上最慎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為太后兩宮用固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慚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文升請文升因

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覲之會楚人熊繡為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兩廣怏怏不欲行流言聞於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為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鏤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嘖嘖

以為留侯疏傳不能過也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都構於中貴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諡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鐸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為東平人自宋而有都統制寶

者從南徙著籍華容十二傳而為按察副使仁宅以循
吏名仁宅有子是為大夏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
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
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
司郎中還為職方司郎中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
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
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而創邊釁大夏欲
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畧諸

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
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
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鵲關
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尚書欲許之大夏謂由
鴨綠江誰不知便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在乃弗
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
才之欲以為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
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為左布政使大夏之三

任藩宣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為目前計一切以身當之而旌尚風誼舉隱逸試士經術不小倦陳獻章者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顧獨與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時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意洵洵大夏不為動乃自上流孫家渡䟽其壅可三十里復䟽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

之南以通運艘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
有貞甚壘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遷左侍郎治邊餉
時宣大之糴皆為貴家利大夏禁止之別募商使上粟
而不抑其價庾豐士飽亡何移疾乞致仕大夏素倦功
名既歸築草堂而居之僅數楹天下因稱之曰東山先
生而會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大夏以右都御史任之
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裁省
供億禁斥貪殘一時肅然盜賊亦為之衰止大夏之在

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亡何召為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若而數辭疾前復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

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敵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敵營妻子小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禦敵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達之禦敵乎延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敵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上曰即爾太宗何以

屢得志於元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而戴珊亦從傍贊其語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人誤蓋前是上以問大學士劉健等亦力言其不可上猶未信也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執

之而已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為閔珪解也大夏皇恐頓
首謝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
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
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
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
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
也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居數日令
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莊浪土帥

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部落彊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為䟽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弱欲各宿兵於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為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為東衛報可而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

為役造飛語揭之宮門上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

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
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夙貴恥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
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
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
叅上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
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
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
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

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

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之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為內閣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而大夏冊獨屢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上益重之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臾上謂卿冊何以亟求去冊不敢對大夏為言冊實病且用身率

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
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
忍舍朕已泣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
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大夏所條奏十餘事皆
剴切有詔行而上少而從左右為狎游幾已露時戴珊
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賜璽書乘遽續廩給扶瀕行又賜白金彩幣
寶鏐而郎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

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郝劉
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
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
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
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而無敢
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滂言檢律劉尚書
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
首不能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詞大夏家實貧

始永成甘肅衛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
捐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居甘肅久之瑾誅始赦
歸尋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
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
弟為敦睦耕稍贏即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
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
贈太保謚忠宣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

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
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
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
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
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勝蓋以才
力勝者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
庶幾有三代風哉造膝之語小有傳者覺主聖而臣微
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成韓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

之大夏似李沆司馬光又曰恕强差近名大夏弱差近
實文升練差用術其然豈其然哉

弇州續稿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九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通奉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漸江江

公墓誌銘

蓋嘉萬間歟有名臣江公云而江公所與曹者中丞方

公少司馬汪公也汪公余友也江公務於敦脩自足不
蘄赫赫聲然生而汪公為之傳卒而方公為之狀矣而
其葬也介子某不遠千里儼然衰經以誌銘請曰治命
也夫江公不蘄赫赫聲而二君子為之傳且狀者則若
知之矣夫余嘗一再事公郎署間不能盡知公而公乃
能知我者何也則豈其以汪公故狀有之江故蕭姓至
唐而丞相遵者以不能事中人不能死子楨避地江左遂
為江姓家篁墩歿而墓溪南子鄭守之為溪南里人元

末有弘宗者仕為州倅以擊賊顯自是世受耕而封駕
部公才乃始推其義為小豪里中駕部有六子俾其叔
季子受博士詩公其季也七歲即日誦數百言十六補
邑諸生尋廩於官公之為詩駸駸叔上矣而數奇凡五
試始與計偕報罷再試始成進士令高安高安劇數能
敗其令而公至則以廉儉簡易將之所賑卹務單亦捐
不急倣無良歲侵不為灾嘗憫役夫之窘於祗候者遣
之歸曰安而室即緩急呼汝已無不立應諸生朱誥居

恒與郡結納而有所睚眦以病死傭中之獄久不決公立得其情坐誥徂使律郡為請不得也自是高安令課最甲諸邑其徵補臺垣選亦甲諸邑而至則授禮部主客司主事人或怪之意公不樂居臺垣者公逡巡謝曰今固不知當何曹也無何奔駕部喪服除仍故官尋又奔繼母張喪謁選久不調公曰有限故有競吾其居不競乎哉上章請南得駕部少宰安陽公怪謂郎何自南公復逡巡謝曰郎自便南風土耳安陽公歎曰是安得

長者言吾愧吾官矣公之為駕部主給郵符屬新令不得濫給郵符而有挾重請者尚書業許之公固執不可尚書無以難也曹當審役舩乃先期具疏草尚書上之得減舩百而一切差次藉自公手請託不行遂定為審船格其自為主事以至員外郎郎中皆不離駕部所封父亦如之而母鄭及繼母張亦得封用久次遷知廣信府下車檄諸屬城毋自汙即守寬汝三尺不寬汝矣首蠲無名之費金若干者風之富人紀崇者實不殺人而

怨家置僵屍於舍傍以中崇前守避蜚語不為理御史按崇欲實之公力為辨御史強謝公退而語監司曰守不畏累富耶公聞而歎曰是何言也守受誣墨即不愈於累受誣死崇竟得白而是時金吾校奉詔治真人張氏墓自負徹侯子當封不能無騷擾公貽詩以無隕家風為諷校恚劾郡從事不奉詔辭連公其大帥朱公約得上事乃已頃之張氏奪爵罷治墓金吾校乃大愧屈時段御史挾袁州相而橫方按饒而有叛卒自閩歸者道

且出袁州哨之左乃取道趨豫章祥言欲投浙依故帥
胡公公策其抵廣信必反謁御史曰卒且反反而吾信
諸屬邑俱無城必下幸發兵討之御史愕曰此撫臣任
也揖公出公急歸選壯士甲而登陴賊覺之乃徑薄玉
山玉山令倉皇負印走賊遂大掠公移檄責數之募能
得一賊級者賞若干賊自疑欲潰而撫臣所遣兵亦漸
集乃復走之閩以壞散御史既素銜公強項而內愧之
所論劾疆事不能及公乃劾公以計吏䟽而格銓部不

聽尋復挾袁州相得監軍再論劾公以疆事下兵部議
調公如御史言人復恠問公所繇調公復不荅方治農
圃野中意豁如也而撫臣胡中丞為薦之朝善中丞者
謂不難御史乎哉中丞曰吾知守不知御史也然御史
與袁州相繼敗而公即家除鄖陽守鄖陽素聞公名不
言而治未幾擢江西按察副使尋移浙江為右叅政鑛
人負西安銅山鼓鑄者以千數數行剽新都公條上所
以弭之者四筴未及行而賊已破婺源轉薄休寧及歙

公請於臺發兵要其歸殪之遂乘勝錮諸銅山以次第
受四策論功賜白金綵幣若干進江西按察使再進雲
南右布政使甫之任以肺病投劾竟歸時銓部已擬貴
州為左布政使公復投劾乞休寢其奏趣之官公病良
已甫復仕而銓部之為政者新謂公尚未起乃舉前奏
報致仕矣傳則云公始讀禮倡其宗治宗祠再歸而祠
成乃始治居室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其所為古文辭雖
工然益自遜曰不佞安敢贅作者藏名山幸堂成篋其

中以示為江氏後者耳季年罷肱篋獨有莊氏屈氏司馬氏書謝雜賓賓獨殷司徒程漢陽及中丞與不佞道昆牆東拓地五畝闢華忝堂堂下墻者樹瓜蔬衍者樹秣樹忝客至率取辦羹食酒漿始其配吳夫人賢而佐之己目肯廢委家秉四丈夫子更月視膳羞稍溢則佐以公糈有上客則合諸子鯖鄉大夫居家無如公適矣公長不滿七尺屹若泰山敢寡言出若括中黃而中命居嘗擇地而履及其坦坦自率則委蛇若遊龍望之凜

然就而視之若承景含光不見其跡嗚呼知言哉乃余
所竊窺江公之為循吏也於守令深矣再抑之又再已
之而無幾微見顏色其去名也遠矣二君子之不忍泯
泯公也古史氏意也余安敢不操管而隨其後公諱珍字
民璞家居時歲月一至漸江徘徊不忍舍學者稱之曰
漸江先生卒以萬厯戊寅距其生正德戊辰春秋七十
有一可學娶方可章娶邵可登娶曹可均娶程為太學
生所謂四丈夫子也女二適郡諸生方廷濟太學生汪

居貞孫男四人在某所銘曰

侂得三事而疇抑之侂得上壽而疇奪之天兮人兮隤然順則而不知猗與夫君隱者以為蓋臣而顯者以為逸民耶

奉訓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梅巖郭公暨

配吳夫人合墓誌銘

里居而有苴杖來謁者其貌墨而瘁若不識也已而徵其為故人郭君子直郭君之為祠部郎而余弟世懋稱同舍郎以是與余善而其去祠部而謫遠邑去遠邑而

郡去郡而南武部也則嘗知之然何以遽累而瘁若不
識也驚問曰病憊乎曰憊矣憊得之痛吾母之不逮湯
藥也吾父之可以大瘳而不大瘳也雖然猶覲有釋者
是將葬矣必子之一言而榮施之地下乎余故不文然
竊悲郭君之意而志之按狀公之先世為華州人有太
保公禮者自華徙汴又三世而昭乾者自汴徙杭遇異
人授以牡丹竒方遂業醫又三世而仲敬者以方療宗
高宗疾驗得賜國姓自是稱趙或仍郭云而郭之籍海

寧則又七世之為詵者始也明興又六世而為封推官
某能脩其業甚著其居邇崇德遂占籍為崇德人嘗娶
故邵康僖公之從女而舉公公生而端重不妄瞻視封
公意才其兄某使儒而奪公於醫俾習軒岐家言康僖
公召試之曰仲可儒也公遂復棄醫而儒以易補博士
弟子尋入太學升上舍祭酒陸先生深試而賢之數為
延譽公卿間而會其配沈卒乃歸謀繼而是時里中吳
翁者挾高貲長女為安人其生有祥且淑公聞而委禽

馬或曰繼也將難之安人之母沈感異夢曰必歸郭無
貳安人甫十六而難容備婦道矣公既以連試不利乃
就選人格高等得雲南臨安府推官公既用盛年練事
持法法自豪猾始夷膽為裂兩臺及監司恃公重已解
十八寨誅殺已清蒙自礦場已監水西宣慰兵平都勻
苗竟事無譁者會討安南而滇師扼其背安南請降帥
以公偕閫帥往受之公行箚竿中陳黃幄厲聲揚天子威
德陪捧首待命閫帥噤不能嗣一語人以是益稱公御

史檄公入棘所得多知名士至奇公文而梓之公滿
考兩臺交薦剡上封公官如公母邵為孺人吳安人封
如邵而公之當備端雜者數矣竟以格遷福建都轉運
鹽使司副使有巨商緣舊引為姦私者公至悉發之凡
十餘輩當坐遣乃求貴人緩頰弗聽齋千金重亡所入
則以移賄監司改牒而曲貸之公即日解官去臺為下
檄強留乃已時先後御史徐宗魯高崱皆能知公司與
提舉司閩縣三篆俱缺徐公至悉以委公而公據牘而

理之立解蓋三綬若若也閩有水口者為同知署最壘
利柄高公舉以委公公代署十八月其國課踰於後先
且倍高公每舉公以勵百吏曰是安得盡若郭副者即
御史可安枕矣公恒謂刑猶火也不戢則焚人利猶水
也不遏則溺已以故在滇平反無害而於閩尤斤斤持
風節顧數以材起有當官聲而亦用是見嫉且歸矣公
歸而封公與邵安人年俱八十無恙乃歎曰吾嚮者汨
汨擾擾遠宦中幾忘其所為人今始得之謂安人父何

好曰好眺則為築延攬樓居之又何好曰好客即安人坐庖次漿酒羞膳不謦欬而應矣邵安人老不任政安人代為政所以共奉邵安人旨豐過於舊也久之封公與邵安人相繼終公毀於外而安人毀於內顧於斂舍喪葬之儀秩如也蓋皆以孝聞矣公雖以儒故棄醫而其於軒岐家言素習至推以療人疾無不立起晚節尸外屨恒滿損索中善藥應之不倦尤善農事時時行課赤日中子直跪而請曰大人辛貴何自作苦公曰農恒

業也貴非吾恒有也安人則亦善蠶晝夜緝緝子直亦
請曰母得毋勞乎安人曰女職也且吾而不勞誰當獨
勞者凡公之居官治外不問內急於公不能及子其局
閉束約與所以誨成子直皆安人任之矣沈孺人之母
錢老而迎養之均禮於邵安人無間也及死均其塋於
吳翁沈媼無間也姑及中表之戚惠施若困取矣子直
既成進士為行人奉使歸再拜稱觴公與安人懽甚然
未嘗不以礪節奉公為戒及坐公累謫而意安之子直

之再遷南武庫也急公與安人欲歸而公止之曰毋再
罹簡書也吾行視若於是偕安人過子直之官邸乃謁
孝陵已陟雨花臺歷牛首据燕磯酒間慷慨敘致六代
興廢數百言聽者悚然目為異人子直私自幸得以其
官養而安人病念家公與之偕歸矣安人性不妒忌而
公晚益壯舖馭御內如少年以故有所置媵若而人其
產子女若而人安人疾既亟出橐中金珠組帛面首衣
舄而等分之或謂安人有他子耶且子直長安人徐曰

疇非吾子也子直尋扶服歸而痛欲絕會上以冊后恩
安人當得封命公好語子直若胡過毀為以一女子厘
王言不死矣然公內邑邑不樂歲之初忽召其子女偕
而屬子直曰若母少於我十年而不能待我安所恃久
手產籍析而二之曰某以屬若某以屬二豎子以大
事悉在若也諸子女若傳之而家室之迺公倦且休矣
亡何病病在兩股間若刺藥之愈旋病脾不任藥遂卒
卒時語子直勿苦如念迺公者讀書強為善而已公雅

嗜吟咏無裘馬聲伎之好治三徑杏溪之西渚其所往
還獨其伯氏某及沈呂三四君子邑大夫以鄉飲賓之
為一赴即謝不往公所著有征南錄八景集過庭私錄
藏於家壽七十有八安人壽六十有八其子姓婚嫁具
如左嗟乎公起三舍超贊大郡佐運綱迹其所樹立不
偉然男子哉識者猶謂格不能盡材以為恨藉令公未
遽罷當不令嘉靖間寥寥循吏也安人之以女德終始
無間可媿也已銘曰

鮑村之墟厥土穹窿樹檟已材輔之梓松有鳥來栖而
呼郭公孳尾翩翩偕即爾宮佑爾子孫俾熾而豐

文林郎南京道監察御史山泉慎君墓誌銘

隆慶初余守吳興部而始識慎君之為人君中形胡髯
髯半侵面其行步蹇蹇如也而稍與語天下事慷慨激
烈若無足當其意者至談藝文揚扝千古異乎其入之
也悠悠乎有餘思矣自是余別去以至得請歸里君
歲必一來來必移日其他問訊之使以春秋計則必出

所疑於古載籍者乙而就質以余之不學幸不及敗而久之稍不聞問則君之子報君死矣余病不能走哭君獨未盡廢筆札以故因君將卜塋采君事於其子為之誌銘而返厥幣君姓慎氏諱蒙字子正其先自慎清以汰避法繇魯昌平鄉徙而之趙家太原再傳而為到顯名諸侯間至宋有鏞者自秘閣校理出知湖州悅其土風因家焉遂為湖之興安人又十餘傳而至君君生而資穎敏好讀書弱冠通經術工屬文聞越人諸熒先生

善易徒步從之游時故廷尉汪公文盛今少師徐公階
先後督學政名能知人讀君文而竒之曰是子利如錐
安得久處囊哉無何果舉鄉試高等自是聲稱愈籍籍然久
困公車間不復收垂念載始成進士謁選得漳浦令漳
浦故多豪善持長令長短君至則一以柱後惠文繩之
又明察強斷晨朝諸吏有所顧問吏惴恐無人色所彈
擊不問貴顯居間路絕一切治理流傳傍邑環取則若
師帥然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嘗出

攻剽聚落掠金帛子女司賑者懾莫敢誰何君乃擇邑
下豪胆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偽與盜通佐之攻剽
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擊縛
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尚
書以為能下尺一徵君拜南京某道御史他御史多脂
常詞伺帷幄風旨君獨不爾固已一切不便之而尚書
胡某方視師兩浙挾權相分宜重時浙寇甫靖而胡猶
用軍興法朘十五郡民脂血以其半入分宜庭半私為索

中物而又醬酒醉則管蒯人命君念胡蠡殘我桑梓無
已時而身在臺力或能得之數移書沮止胡竟不省乃
上疏極論其事大略謂治天下如治病病有緩急則藥
有標本日者興兵命將付以東南兵餉假以便宜不為
稽制諸所治皆標也其藥皆雄附也幸而其標稍就緒
而不知根本已銷亡矣而當事之臣顧益巧立名色漁
獵不已夫病去而雄附復施病必益標治而攻擊如故
本必撥當是時疏已上權相內自慚而尚書且懼且恚

百計謀中君以臺事不得則中君令時事屬大述職計
吏遂逐君御史既以最超拜不當預計計吏故不及御
史而會君所別抗疏論科場懷挾弊諸訶察方略嚴甚
士子有犯而削籍者爭譁君權相以是得陰喝臺省行
意焉時宗伯孫公陞國子祭酒潘公晟聞而不平曰以
覲去御史又去真御史法安在將白之朝君力止之曰
夫去某者非誤而故諸君度力能勝之耶奈何以一官
重不肖累君歸而胡意猶未懽謀所以陷君沈思久之

一鄉人叅胡軍事為畫策曰公故嘗平白巾反者而此子曾書諍之強坐以鉤黨可也乃察伺君亡他狀而會君巡視江防時有兵杖十餘掩得之以為君反形逮下獄羅織其家人子俾為證獄且急按浙周御史及君鄉人吏科都給事中沈君為營救得小挺而胡以言官論逮事乃大釋君雖得釋然家已毀而又不肖別治生以是益困第日取古文書辭誦之如所謂商丘歌聲中金石者居恒謂其子懋賞建文故賢君中挽於事幾不

獲終吾以向者在臺時擬白之未果而罷然吾每飯未嘗忘建文也於是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建文以應天順人歸文皇以繼志述事歸今主授懋賞俾上之懋賞以謁君同年馬相國馬公讀而吐舌曰是不難上即叵測毋若乃公何懋賞歸以報君君歎曰固也若愛我奈何不使我有身後名於是益讀書多所纂輯謂明興風雅於唐盛矣作明詩選文體垂三變而鮮折衷焉作明文則學士大夫於詩尊唐而斥宋宋且廢是

惡可盡廢乎作宋詩選進而諫爭款款有餘誠矣作忠
懇錄退而徐觀乎俗斷斷有餘感矣作警世編慎之
先邈而其裔則益滋我將為整齊焉作家乘錄讀何氏
記游山而題之謂胡以僅記游也作名山記其他若所
謂陳將軍集齋山志王荊公摘粹南臺奏稿者往往甫
脫草而人傳之君乃喟然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
何人也而稱竊比不佞乃獲老死是間足矣足矣以故
且讀且著書終其身不倦至年七十二病腰痛劇神氣

不少挫謂二子必得王元美志吾幽二子泣受教目乃
暝時辛巳之四月二十七日也余既志而論之曰分宜
盜秉而世趣羶焉當其時固難言哉即仕者夫豈唯言
孫也雖危行亦鮮矣而君故取其所甚嬖而擊之其所
甚諱而暴之吳興之獄岌岌乎僅身免耳君不以危故
廢其直不以身退故廢言天下事不以老故廢學男子
哉乃其所稱竊比者得年而亦比之可以暝矣懋賞又
亟為余言君沒之月餘而里人賈林者暴死三日蘇自

云至一大官府有盛服據案者君也謂林姑貸而罪杖
之數十既循其股則有青赤痕若受杖者夫神者聰明
正直而一之而又何疑焉君諱蒙字子正別號山泉娶
於潘二子長諸生懋官次即懋賞皆有才行世其家諸
子女婚娶詳左方銘曰

語所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於士庶幾哉君其人非耶噫其
用恒厄而氣恒伸其形有盡而名不泯生為直臣歿為明神噫
奉政大夫同知泉州府事三泉陸公暨配陳宜人

墓誌銘

陸於江左偕朱張顧為四著姓至宋而有光祿卿景山者顯江陰數傳而為元海北道肅政廉訪使吳興莊簡侯屋又再傳而為布衣治以避兵徙常熟又四傳而為贈太僕寺丞侃侃子溫州守潤潤子福建都轉運鹽使隆恩隆恩子諸生朝介世世受經術篤學砥行而其仕者有循能吏稱朝介曰筆峰翁實生公公諱一鳳字子韶生而豐頤偉軀秀美髯望之若神人弱冠以三禮試諸

生即袞然首補上庠受餼嘗讀書於虞山有三泉繚之
因自號三泉公名日益高然七試而七不利最後有司
異其文而錄之舉第四人自是益有名公車間又八試
而八不利主試者至為錯愕歎曰今年復失陸生耶乃
謁吏部選尚書張公瀚侍郎劉公光濟得公文傳賞曰
嗟乎彼三百人者何人也雖然吾不負子以第一人辟
拜福建泉州府同知泉濱海歲屢中倭而公所治海防
當其勁公始行地謂料羅澳賊衝也而當上游可以重

泉簡勁卒為水寨戍之而滕矐翼其外人謂滕矐費不
支寧小減以趣時指乎公曰不然小減者大費賊也既
他海舸皆以颶散而公所御獨無恙尋受臺檄偕諸將
夾討海大酋林鳳於廣之惠潮大破之覆其巢鳳僅以
五舟遁諸將椎牛酒相賀公獨曰禍本猶在也是且走
海南諸國而伺我解謀之果走呂宋國於是以重兵蹙
之且諭之而呂宋果迫逐鳳有所俘獲上獻因請得入
貢比於暹臘諸夷臺下議公執曰不聞職方氏有呂宋

也奈何以小夷効小順而穢我大鴻臚典臺難公當如
何曰疆場之利專之可也以臺勞取羈縻而已諸與議
者咸服公而公以功薄當上格詔賜白金一鎰時安平
俠李戴美以使氣借軀名嘗私大奸而索之陳明陳貴
者盜魁也而逋於獄公授賊曹以秘計後先皆生致於
法巡撫龐公尚鵬巡按商君為正奇公材而薦之謂當
不次超拔復徇吏民請留公公乃不果遷而臺寄益重
凡三署府篆再署晉江南安二巖邑以至清戎籍理屯

政課鹺法晨起推案簿牘山積隨晷而盡蓋終公任無
宿留者吏不得因緣為奸惴惴戴三尺而辨始泉多山
田為伏稅相勝公悉摻出之以寬瘠者又寬監鹽禁曰
吾責課於彼而不使之出息耶自是鹽歲鮮逋額而時
有詐臺繻乘傳者自嶺左右抵閩已數十驛邁公詰之
立敗臺為交下旌曰使閩得三四陸丞者吾儕可卧而
理也公益自奮以徇知故不甚愛其力而當盛夏下攝
永春已又攝德化往來山谷中侵於瘴遂苦痢大作猶

治事不休俄而疾革守丘公問公以身後公不荅唯舉
一二郡政當釐正者而已既卒無以為歛門生葉庭鳳
莊望力經紀之喪始克發公佐泉滿六年其德於泉士
民甚深既發巷哭路祭百里纍纍不絕群鴉隨而繞之
者三日嗚呼可以無愧其先稱循能吏者矣始公之治
三禮也諸能為三禮言者甚寡而公治之精故其束脩
受業者累累而知名士為方比部策徐進士太時莫太
學是龍其蒞泉而再當行省比諸生公輒膺辟棘以內

所舉復多知名士若陳紹功黎時中陳鳴熙何喬遷兄弟皆服公之精為刻其所著於泉而名之曰三禮奧義云公娶於陳為撫州守言女是曰陳宜人宜人之自陳歸也以其橐從甚侈改而從率素筆峰翁喜客為滋味公悉脩贄而資之不給則宜人簪珥佐之矣公之母曰湯孺人與筆峰翁先後病皆裕醫藥老終裕附棺喪從易葬從厚也禮與毀稱鄉黨嘖嘖曰孝哉陸公也已而曰非特陸公孝也抑亦有內助焉而公自是所為德非

一筆峯翁沒則奉翁之弟朝獻養之如翁已撫翁之少子一虞而資其室已奉丘嫂周而養之如朝獻已誨其孤姪嚴暨光重誨其族弟一驥為諸生然公時時語人微吾婦誰與吾為德也蓋稱陳宜人云而陳宜人念公壯而未有子選於里而得淑曰吳孺人以薦公期而有子會公捷留省報至宜人大喜曰二者所得孰多請於公名之重科母使頃刻違保抱也重科今亦為諸生有名矣然陳宜人竟先公卒得年僅四十九而公至六

十三嗟乎以公之材起徒步五品佐大郡天子方破恒格而登用賢又騰最屢上即三事奚靳而竟止此惜哉然公年六十三不為天三十五而成鄉試不為晚躑躅公車者踰二十年而始就吏部選人非用公者晚也公固自疑於格也甚矣格之能困天下材也重科娶於張為光祿監事希九女舉男子三崇禮聘王氏問禮聘周氏皆宦族學禮未聘女一許字譚文煥其葬也以萬歷辛巳之十一月某日啓陳宜人之兆而合之墓在某所

狀出比部君策所謂受公業者也重科之婦張吾甥女也故不辭而誌之而銘之銘曰

是良於邦而宜於室其用不究德則一子孫保之永終吉

故光州知州進四品階警齋子暨元配吳孺人合

葬誌銘

弇州生曰余讀泰亨之草其王父警齋子狀而感之蓋余感於國功令也夫唐八司馬材人也而坐姦黨謫彼其竄荒服禦魑魅蓋僅待之以不死而以不削仕籍故

至拜相若昇列常伯若禹錫即呂溫柳宗元雖早夭而不失為良二千石警齋子之治光州也數以嚴能課最當遷非有簠簋之累以干簡書一中蜚語輒罷去不復收竟終其身夫警齋子之去守僅二十九而其卒也七十矣以發硎之銳匣之積四十一年而不獲吐中間雖三奉明詔易銀而金易青而緋天子之恩無所不覃警齋子若少貴而其不獲伸如故則寧非功令使之哉吾所以感蓋感警齋子之不得為八司馬也警齋子之先

為即丘貞公至孫文獻公而渡江幾二十餘世而司諫
公徙分水又數世而古川公來為崑山州學正蒙家焉
古川公有三子中一子夭其長者留崑山為警齋子之
始祖少者徙東鄉遂割隸太倉為余之始祖以故余雖
少於警齋子二十餘歲而忝大父行警齋子之祖曰豕
事公恆有二子長曰時雨以子任用貴贈儀制主事次
曰時暘以警齋子之仲氏汝康貴封南京祠祭主事其
部皆曰禮而分列南北人榮之祠祭公娶安人有五子

警齋子其長也生而穎秀絕倫過目輒成誦祠祭公異之使受顧方伯先生夢圭易先生每有所草博士言輒口占使警齋子書警齋子既已書則臆而錄之別庵且盈甌一日顧先生發其甌大警曰安所盡得吾言乎警齋子謝曰當書時臆之耳顧先生曰去矣吾不能長為而師也警齋子自是文思溢發所為博士業必根底理道其氣沛然而辭燦然十八補州諸生受知於提學御史羅君二十四舉於鄉明年中南宮選尋廷對所射策

高桂文襄公擬之首甲而阻其長寘次甲明年補河南
之光州守光州東南界鳳陽而西抵楚之麻城其俗雕
悍不憚犯法急則走三垂以自匿蔽強宗豪家時寘耳
目於守左右為把持計守亦姑屈三尺以徇之苟得相
安而已警齋子至則一切盡掃除其弊無所縱舍發擿
姦隱有神明聲而大指實在寬欲以所不忍者施之鄙
屋單細信陽民有罪不至死而坐死者請於臺願得改
謝王光州臺謂光州嶽嶽惠文不難汝耶民叩首言死

光州手無悔警齋子果為之辨而未減之警齋子好以
其間至學宮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擇其名雋親為
之師而資養之若劉給事繪最愛幸而次則喻司徒時
李選部時春輩皆旦夕無間有吳道南者繇他邑來充
掾史警齋子目而異之曰若故何業曰儒不成乃試吏
即命以二題其文奇警齋子曰异哉而之自棄也延為
諸弟子師業成後竟第進士而河南歲當大比御史檄
警齋子入棘俾司彌封與故葛端肅公守禮偕而屬之

曰試事一取二大夫處分劉繪果得第一人喻為第三
人李亦前列而光州之名偽無遺者時稱為龍虎榜而
警齋子前已兩被臺薦入覲計課最還而益務為精明
吏及大豪惴惴盛夏若負霜雪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
有鄭坤御史者以請告歸多從冠虎縱暴閭里間警齋
子悉捕置之理而還所侵民田十餘頃鄭啣之甚不敢
報乃陽為輸款以心腹事警齋子而御史王君儀當行
部王君故嘗委警齋子以棘中事者也而有所察訪托

一司理司理復有所托則一亡賴子恣行脅人財事露鄭乃入說警齋子曰械具人而白之王君必大喜以子為能刺姦也警齋子如其言當是時王君亦不以為恠而鄭素善王君入說曰君乃能容光州守甚善雖然守惡少年欲借君以立聲亡所不露矣王君始心動謀之鄭公益飾警齋子他事論罷其官方警齋子之得罷而其配吳孺人亦卒吳孺人者故水部公景孫女也家世素貴盛而性馴謹自然規節又習於女紅烹飪之事二十

而歸警齋子時祠祭公纖嗇起家戒恒食母得進魚肉
歲時伏臘孺人必選甘毳而奉之公喜以語顧安人曰
賴新婦口為肥矣且幸不自吾家索也警齋子夜讀書
恒至丙孺人未嘗不泝泝統而佐之他辛苦必敵嘗甫
貴而病卒卒而警齋子解州事不能以喪歸諸生劉繪
輩率三十金賻始得歸朝祠祭公意弗懌謂吾所望於
若者何而止此已自指曰吾尚儒生巾衣也警齋子不
敢明所繇跼蹐謝過而已亡何仲氏成進士乃稍寬警

齋子而至受封則益寬然警齋子居恒自謂不獲一命
為親顯噉然若無容而當其身論出處則夷然不屑也
王君來守吾蘇又飭吾地兵備不自安曰奈何以一蜚
語錮才守使所親風之伏闕辨辨可復也且以百金贐
警齋子謝卻之曰勞苦使君嚮者雅知非使君指即辨
而復奚足貴也警齋子性耿介一毫不取予其始歸而
索不能百金乃計口節腹輔以計然之策計歲可累數
千金而祠祭君沒時遺帑與產甚厚悉以讓諸兄弟曰

以慰吾親地下人相目謂警齋子生平不妄捨一錢此
為錢詎止百緡賢者不可測乃爾警齋子性不喜食酒
中歲忽喜酒而量亦驟進時時要所厚飲必盡歡暢嘗
拍鷗夷而咲曰此君實知已有子四人彬彬不替家教
而少子榮鼎尤朗拔為諸生能得其父心家僕與邑貴
豪之子閑連日一僕死攝令者為吳江蘇丞由給事中謫修
杯酒怨於警齋子而坐榮鼎故殺謀誣人死罪踰四載
垂得白而榮鼎夭於是警齋子之索若洗矣始甚痛榮

鼎之非辜既而嘆曰陶朱公何人哉命也而最後直指明其事捕逐豪子不獲家亦破人以語警齋子歎曰彼亦命也光州之鄭橫益甚後守馬晉白發其狀諸冠虎皆敗鄭自恨死人以報警齋子曰吾嚮者命也今彼亦命也蓋劉喻諸君子與其民久而益思警齋子為生祠於城北十五里久之警齋子病卒時萬厯甲戌之五月也警齋子諱三錫字汝懷為人坦直遂性不設城府不汲汲脩鄉曲譽久而人信其長者始為詩有元白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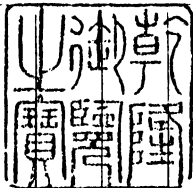
亦得眉山遺意而不甚好之五十遂棄去曰天惠我以
逸而我承之勞以此責名筆研間不亦左耶知者以為
達而余獨未謂然曰甫康衢而躓之我其奈何夫我尚
守而誣之肆我尚能而詆之拙我其奈人何天幸惠我
以嫺質重之以脩晷我於此之卹大而立德次亦立言
人其奈我何恨生晚不及警齋子之壯而進之後舉以
示似警齋子者皆不能用也警齋子始娶即吳孺人繼
娶唐孺人丈夫子四為吳出者曰按察司知事重鼎娶

丘氏太學生岨女太學生鼎娶毛氏思州太守希原女
按察經歷貴惠娶張氏廣平令擢秀女次即榮鼎娶
顧氏太學生允默女榮鼎夭而婦哭之亦夭重鼎貴惠
皆後警齋子卒女一適諸生葉恭炆而夭孫男六泰亨
邑諸生即草警齋子狀者娶秦復亨娶楊繼娶錢臨亨
邑諸生娶張恒亨娶梁咸亨聘顧震亨聘周孫女四其
壻沈應德孫日昌徐自得馬天馭也適孫者以哭夫死
適徐沈者俱夭死曾孫男五志夔志皋志益志元志稷

曾孫女二墓在邑東二保食圩之新阡蓋泰亨之言曰
傷哉吾王父之不獲早即土也則以歲屢儉故夫豈惟
王父吾父按察君亦弗獲瞑矣於是強自力與其諸弟
謀以乙酉之某月某日即其地葬而吳孺人祔焉禮也
於法得附書銘曰

孰謂而且貴甫為能吏而不見庸卒以屏棄孰謂而吝
施千金之遺棄而弗睨以全吾悌孰不愛其子子以冤
死委而歸諸理孰不愛其名其州人之伺也澹乎若無

可稱嗚呼茲其所以為鄉先生



弇州續稿卷九十